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4.06.010

西昌城关区新派方言的语音系统 及其演变原因

陈燕

摘要: 西昌城关区方言是西昌方言的代表性方言。近几十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西昌城关区方言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有老派方言和新派方言之分。新派方言的语音系统不同于老派方言,其声母、韵母和声调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变。这种改变主要是受到了成都话和普通话的影响。

关键词: 西昌; 新派方言; 语音系统; 演变原因

中图分类号: H17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83(2024)06-0086-10

收稿日期: 2024-04-15

作者简介: 陈燕(1978—),女,四川西昌人,西昌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语言学、方言, E-mail: 14958555@qq.com。

一、西昌方言概况

西昌市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凉山彝族自治州中部,地处东经 $101^{\circ}46'$ 至 $102^{\circ}25'$,北纬 $27^{\circ}32'$ 至 $28^{\circ}10'$,南北长约70公里,东西宽约43公里,辖区面积2882.9平方公里。据统计,截至2023年,全市常住人口96.6万,辖25个乡镇(街道)。西昌是全国最大彝族聚居区——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攀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及交通中心,自古就是通往祖国西南边陲的重要通道、古代“南方丝绸之路”必经之地。

西昌方言属于北方方言区西南官话川西片凉山小片^[1]。西昌方言内部较为复杂,可分为五区两方言岛。五区为:城关区(即市中区,主要以北街为代表)、川兴区、河西区、西乡区、礼州区。五区的语音差别主要表现在声调上。两岛为:小渔村安徽话方言岛、黄联客家话方言岛。两岛方言和五区方言存在较大差异。城关区方言是西昌方言的代表性方言。近几十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西昌城关区方言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有了老派方言和新派方言之分,新老派方言在声母、韵母、声调上都有较大差异。

四川大学方言调查工作组^[2]、四川省西昌市编纂委员会^[3]、段英^[4]、曹晋英^[5]、陈寅^[6]等做过较为详尽的老派方言研究,从不同角度描写总结了老派方言的语音面貌和特点,为我们了解老派方言提供了翔实资料。新派方言的研究却非常欠缺,少有资料可鉴,而实际上新派方言代表了西昌方言未来的发展演变方

向,对新派方言进行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基于此,本文将新派方言的语音系统为研究对象,描写新派方言的语音系统及其发展演变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新派方言语音演变的原因。

二、新派方言音系

(一) 新派方言声母

新派方言有23个声母,包括零声母在内,如表1所示,其发音方法见表2:

表1 新派方言声母

p 步布别比	P' 怕普皮盘	m 门麻买帽	f 飞冯符湖	
t刀岛道夺	t'天同太铁	n怒路连年		
ts裁斋早找	ts'曹巢蚕饒		s赛晒三山	z柔让认然
tʂ猪煮寨桌	tʂ'厨楚绰戳		ʂ梳摔蟀说	ʒ瑞锐辱荣
tɕ精经焦举	tɕ'秋丘枪穷		ɕ修休线虚	
k贵跪割古	k'开葵快课	ŋ岸硬额我	x话化寒婚	
∅饿爱傲藕				

表2 新派方言声母发音表

发音方法		塞音		塞擦音		擦音		鼻音
发音部位		清音	清音	清音	清音	清音	浊音	浊音
		不送气	送气	不送气	送气			
唇音	双唇音	b[p]	p[P']					m[m]
	唇齿音					f[f]		
舌尖音	舌尖前			z[ts]	c[ts']	s[s]	r[z]	
	舌尖中	d[t]	t[t']					n[n]
	舌尖后			zh[tʂ]	ch[tʂ']	sh[ʂ]	r[ʒ]	
舌面音	舌面前			j[tɕ]	q[tɕ']	x[ɕ]		
	舌面后	g[k]	k[k']			h[x]		ng[ŋ]

记音说明:①唇齿音f与舌面后音h相混,当舌面后音h与韵母u相拼时,读作f,如“虎户”读作[fu⁴⁵][fu²¹]。②鼻音n与边音l相混,一般读作[n],如“怒路”都读作[nu²¹],[n]、[l]不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统一记作[n]。③舌尖后音zh、ch、sh、r发音不到位,部分舌尖后音已改读为舌尖前音z、c、s、r。舌尖后音发音时,舌尖轻抵下齿龈,微微卷舌,卷舌不到位,语流中又常常抬高舌尖,变为舌尖轻抵下齿背,读音更接近舌尖前音,因此出现了舌尖后音向舌尖前音靠拢的趋势,部分舌尖后音已改读为舌尖前音。④舌面后浊鼻音声母[ŋ]正逐渐演变成零声母。来自中古疑母、影母的舌面后浊鼻音声母[ŋ],在新派方言中只有少数字的声母仍是[ŋ],多数字声母已演变成了零声母。按照这一走向发展下去,最终声母[ŋ]将在新派方言中消失。

(二) 新派方言韵母

新派方言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四呼俱全,共有36个韵母,如表3所示,其发音方法

见表4:

表3 新派方言韵母表

l 资词制吃	i 地第以急	u 故木午猪	y 遇雨虚局
ɿ 纸诗耻屎			
ɛ 耳而二俾			
a 巴爬纱法	ia 架匣牙掐	ua 花话瓜挂	
o 过割河说	io 药钥约脚		
e 色北舌白	ie 接铁姐野	ue 郭国括或	ye 缺月削绝
ai 盖慨台买		uai 怪坏帅外	
ei 倍妹美费		uei 贵跪税微	
au 饱保桃烧	iau 条表要交		
əu 斗丑收抽	iəu 流久有丢		
ɛ̃ 胆三竿含	iɛ̃ 减俭廉言	uɛ̃ 短酸官玩	yɛ̃ 权远捐旋
ən 根庚恩横	in 林灵心星	uən 魂温尊婚	yn 云群运寻
aŋ 唐昌党昂	iaŋ 良讲枪项	uaŋ 床庄慌王	
		uŋ 翁东亩梦	yŋ 穷胸用兄

表4 新派方言韵母发音表

按结构分	开口呼	齐齿呼	合口呼	撮口呼	按韵尾分
单	-i[ɿ]-i[ɿ]	i[i]	u[u]	ü[y]	无
元	a[a]				韵
音	o[o]				尾
韵	e[e]				
母	er[ɛ]				
复		ia[ia]	ua[ua]		
元		io[io]			
音		ie[ie]	ue[ue]	üe[ye]	
韵	ai[ai]		uai[uai]		元
母	ei[ei]		uei[uei]		音
	au[au]	iau[iau]			韵
	ou[əu]	iou[iəu]			尾
带	aŋ[ɛ̃]	iaŋ[iɛ̃]	uaŋ[uɛ̃]	üaŋ[yɛ̃]	鼻
鼻	en[ən]	in[in]	uen[uən]	ün[yn]	音
音	ang[aŋ]	iang[iaŋ]	uang[uaŋ]		韵
韵			ong[uŋ]		尾
母				iong[yŋ]	

记音说明: ①韵母 a、ia、ua 中的[a]只出现在无韵尾的韵母中, 严式记作[A]; 韵母 ai、uai 中的[a]只出现在韵尾[i]之前, 严式记作[a]; 韵母 au、iau、ang、iang、uang 中的[a]只出现在韵尾[u][ŋ]之前, 严式记作[ɑ]。[A][a][ɑ]出现位置互补, 不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 归纳为一个音位, 统一记作[a]。②韵母 e、ie、ue、

üe 中的[e]只出现在无韵尾的韵母中,舌位比[e]略低,严式记作[E],韵母 ei、uei 中的[e]只出现在韵尾[i]之前,严式记作[e]。[E][e]出现位置互补,不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归纳为一个音位,统一记作[e]。③韵母 an、ian、uan、üan 的韵尾脱落,主元音 a 鼻化,分别记作[ã][iã][uã][yã]。④只有前鼻音韵母 en、in,没有后鼻音韵母 eng、ing。⑤新派方言有撮口呼韵母 ü、üe、üan、üin,四呼俱全。老派方言的齐齿呼韵母 i、iu、ie、io、ian、in 在新派方言中发生类变,分别类变为撮口呼韵母 ü、üe、üan、üin。

(三) 新派方言声调

新派方言有 5 个声调:阴平 33、阳平 53、上声 45、去声 21、入声 31,如表 5 所示:

表 5 新派方言声调表

调型	调类	调值	例 字
中平调	阴平	33	高猪专尊伤低边安开抽初粗天偏婚三飞仓遭诗
高降调	阳平	53	穷陈床才唐平寒神徐扶鹅娘人龙难麻文然旗年
高升调	上声	45	古展纸走短比碗口丑楚草体普好手死粉选软染
低降调	去声	21	近注是坐淡抱厚社似父盖帐正醉对变爱抗唱菜
低降调	入声	31	急竹织得笔一曲出七秃黑割缺歇月局铁药合发

记音说明:①阳平实际发音在 53 和 42 之间,本文记作 53。②上声实际存在两个调值,升降调 452 和高升调 45,本文记作 45。这两个调值可以自由变读,不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③去声实际也存在两个调值,降升调 213 和低降调 21,本文记作 21。这两个调值可以自由变读,不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④有入声,但入声韵尾已经消失,成为一种不促的入声,调值为 31,且有少数入声字已混为其他四声。

三、新派方言语音系统演变情况

近几十年来,西昌城关区方言受到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呈现出老派方言和新派方言两种方言。新老派方言在声母、韵母、声调上都有明显的差异。声母方面,老派方言有 22 个,新派方言有 23 个,新派方言多了一个舌尖前浊擦音[z];老派方言舌尖前音 z、c、s 和舌尖后音 zh、ch、sh 完全对立,新派方言舌尖前音和舌尖后音不完全对立,舌尖后音正逐渐向舌尖前音靠拢,发音更接近舌尖前音;老派方言中的舌面后浊鼻音声母[ŋ]在新派方言中正逐渐演变成零声母。韵母方面,老派方言有 33 个韵母,没有撮口呼,新派方言有 36 个韵母,四呼俱全。老派方言中的部分韵母在新派方言中发生类变:老派方言中的齐齿呼韵母 iu 在新派方言中类变为 u 或 ü;开口呼韵母 ai 在新派方言中类变为开口呼韵母 e;开口呼韵母 o、ei、an、en 在新派方言中分别类变为合口呼 u、uei、uan、uen。声调方面,新老派都有五个单字调,老派方言 5 个调为阴平 33、阳平 52、上声 45、去声 11、入声 31,与新派方言在调型、调值上有一些差异,并且新派方言上声和去声可以自由变读,而老派方言 5 个调都没有变读。

(一) 新派方言声母系统演变情况

1. 新派方言增加了一个舌尖前浊擦音[z]。新派方言中舌尖后浊擦音[ʒ]发音时仅微微卷舌,卷舌不到位,同时语流中又常常抬高舌尖,用舌尖轻抵下齿背,发音部位更接近舌尖前音,故读音逐渐演变成舌尖前浊擦音[z]。根据调查,老派方言中原本读作舌尖后音的部分字在新派方言中已改读为舌尖前音。舌尖后浊擦音[ʒ]与舌尖前浊擦音[z]有合流的趋势。

2.新派方言舌尖前音z、c、s和舌尖后音zh、ch、sh不完全对立,舌尖后音正逐渐向舌尖前音靠拢。新派方言的舌尖后音发音时卷舌不到位,舌尖上移,轻抵下齿背,发音接近舌尖前音,有变读舌尖前音的趋势。如“制”“吃”“事”“诗”,老派方言中其韵母都是舌尖后音,新派方言却改读舌尖前音,这说明舌尖后音正逐渐与舌尖前音合流。这种合流现象城市的速度快于农村,但不具有规律性,会因人而异。有的合流较快,舌尖后音基本消失,有的合流较慢,保留了部分舌尖后音,另一部分则向舌尖前音靠拢。按照这一发展趋势演变下去,新派方言中的舌尖后音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完全消失。

3.舌面后浊鼻音声母[ŋ]在新派方言中逐渐演变成零声母。来自中古疑母、影母的舌面后浊鼻音声母[ŋ]在新派方言中发生了演变,只有少数字“额硬岸暗庵按案鞍樱”的声母仍是舌面后浊鼻音[ŋ],大多数字“我崖熬藕昂哀矮懊欧恩”的声母已经变成了零声母,而这些字的声母在老派方言中全部都是舌面后浊鼻音。这说明新派方言中的舌面后浊鼻音声母正逐渐被零声母所取代,见表6所示。

表6 新老派方言中舌面后浊鼻音声母的演变情况

	来源	例字	新派	老派
疑母	果开一等	我		
	蟹开一二等	碍艾崖捱		
	效开一二等	熬傲熬咬坳	ϕ	
	流开一等	藕偶		
	宕开一等	昂		
	梗开二等	额硬		
	山开一等	岸	ŋ	
影母	蟹开一二等	哀埃爱蔼挨矮隘		
	效开一二等	懊懊奥		
	流开一等	欧瓠呕殴讴呕		ŋ
	臻开一等	恩	ϕ	
	宕开一等	恶		
	梗开二等	扼扼		
	咸开一等	暗庵		
	山开一等	按案鞍	ŋ	
	梗开二等	樱		

(二) 新派方言韵母系统演变情况

1.新派方言有撮口呼韵母ü、üe、üan、ün。新派方言受到成都话和普通话两大强势语言的影响,产生了撮口呼,四呼俱全,有36个韵母。新派方言的撮口呼韵母是老派方言齐齿呼韵母i、iu、ie、io、ian、in在一定条件下类变而来的。

(1)新派方言撮口呼韵母ün的来源。新派方言ün韵母来源于中古臻合三等平上去声淳衍韵精见影组的部分字、臻合三等平上去声文物韵见晓影组字。这些字的韵母在老派方言中是齐齿呼in,在新派方言中全部演变为撮口呼ün。如“旬”“允”“军”“群”老派方言其韵母都是[in],而新派方言其韵母一律改读[yn]。具体演变情况见表7。

表7 新派方言撮口呼韵母演变情况表

来源	例字	新派韵母	老派韵母
遇合三等鱼韵	女吕虑滤蛆徐序居车墟鱼举语锯去御余预豫		i
遇合三等虞韵	屡趋须取聚趣续拘俱虞矩具遇迂逾愉雨宇羽		
通合三等入屋	菊曲畜蓄郁育	ü	
通合三等入烛	续局狱欲浴		iu
臻合三等入術	黥橘		
山开三等入薛	薛		
山合三等入薛	绝雪悦阅		
山合三等入月	厥掘榷月越曰粤		
山合四等入屑	决诀缺血穴		ie
臻合三等入物	掘倔	üe	
果合三等平戈	瘸靴		
宕开三等入药	略掠爵鹊嚼削虐约跃		io
江开二等入觉	学		
山合三等精见影组	全泉宣旋圈拳权颧圆员缘捐选捲圈旋眷卷		
山合三等见晓影组	元原源喧冤袁辕援远劝券愿怨	üan	ian
山合四等见晓影组	玄悬渊犬		
臻合三等精见影组	荀旬循巡均钩匀菌允	ün	in
臻合三等见晓影组	君军裙裙熏勋熏云郡训熨韵运晕		

(2) 新派方言撮口呼韵母 ü 的来源。新派方言 ü 韵母有两个来源，一是来源于中古遇合三等鱼、虞韵泥精见晓影组字，这些字的韵母在老派方言中是齐齿呼 i，在新派方言中全部演变为撮口呼 ü。如“徐”“女”“居”“雨”老派方言其韵母都是[i]，而新派方言其韵母一律读作[y]。二是来源于通合三等入声屋韵见晓影组字、通合三等入声烛韵见影组字、臻合三等入声術韵清见母字。这些字的韵母在老派方言中是齐齿呼 iu，在新派方言中绝大部分演变为撮口呼 ü。如“菊”“育”“续”“橘”老派方言其韵母都是[iu]，而新派方言其韵母一律改读[y]。

(3) 新派方言撮口呼韵母 üe 的来源。新派方言 üe 韵母有两个来源。一是来源于中古山开三等入声薛韵心母字、山合三等入声薛韵精影组字、入声月韵见影组字、山合四等入声屑韵见晓组字、臻合三等入声物韵群母字、果合三等平声戈韵群晓母字，这些字的韵母在老派方言中是齐齿呼 ie，在新派方言中全部演变为撮口呼 üe。如“薛”“雪”“月”“决”老派方言其韵母都是[ie]，而新派方言其韵母一律改读[ye]。二是来源于中古宕开三等入声药韵泥精见影组字、江开二等入声觉韵匣母字，这些字的韵母在老派方言中是齐齿呼 io，在新派方言中全部演变为撮口呼 üe。如“略”“削”“约”“学”老派方言其韵母都是[io]，而新派方言其韵母一律改读[ye]。

(4) 新派方言撮口呼韵母 üan 的来源。新派方言 üan 韵母来源于中古山合三等平上去声仙薛韵精见影组字、山合三等平上去声元月韵见晓影组字、山合四等平上去声先屑韵见晓影组字。这些字的韵母在老派方言中是齐齿呼 ian，在新派方言中全部演变为撮口呼 üan。如“全”“宣”“袁”“悬”老派方言其韵母都是齐齿呼 ian，而新派方言其韵母一律改读撮口呼 üan。

2. 新派方言没有齐齿呼韵母iu。老派方言中的齐齿呼韵母iu, 在新派方言中演变成撮口呼韵母ü或合口呼韵母u。演变规律大致为中古通合三等入声屋韵见晓影组字、通合三等入声烛韵见影组字演变为撮口呼韵母ü, 通合三等入声屋韵精组字、通合三等入声烛韵精组字演变为合口呼韵母u。如“郁”“局”“肃”“族”, 老派方言其韵母都是[iu], 而新派方言中“郁”“局”的韵母改读[y], “肃”“族”的韵母改读[u]。

3. 中古假摄开口三等章组字的韵母在新派方言中类变为开口呼[e]。来自中古假摄开口三等章组平麻韵的“遮车蛇除奢”、上马韵的“者扯社舍惹”、去禡韵的“射麝赦”等字, 老派方言一律读作开口呼[ai], 新派方言则全部类变为开口呼[e]。如“遮”“蛇”老派方言其韵母都是[ai], 新派方言其韵母一律改读[e]。

4. 老派方言中读作开口呼[o]的部分字, 在新派方言中演变成为了合口呼韵母[u]。中古遇摄合口一等字“慕暮墓募恶”、宕摄开口一等字“幕”等, 老派方言中其韵母是开口呼[o], 新派方言中其韵母一律演变成为了合口呼[u]。如“慕”“幕”, 老派方言都读作[mo¹¹], 而新派方言读作[mu²¹]。

5. 新派方言中合口呼韵母uei、uan、uen的拼合范围扩大。中古遇摄、宕摄、蟹摄、止摄、山摄、臻摄中的合口呼字, 与舌尖前音z、c、s、r, 舌尖中音d、t、n相拼时, 在老派方言中读作开口呼ei、an、en, 在新派方言中韵母发生类变, 演变成合口呼韵母uei、uan、uen。如“堆”“端”“敦”, 老派方言其韵母分别为ei、an、en, 而新派方言其韵母演变为uei、uan、uen。具体情况如表8所示:

表8 新派方言合口呼韵母演变情况表

来源	例字	新派韵母	老派韵母
蟹合一等	堆推雷催崔腿儡最对碓退队内累碎蜕兑		
蟹合三等	岁脆	uei	ei
止合三等	随累嘴髓虽绥全醉翠粹隧穗		
山合一等	端团鸾钻酸短疝断暖卵锻段段段钻窠算蒜	uan	an
臻合一等	敦墩屯豚论仑遵村存蹲孙囤沌盾付损顿钝遁论寸		
臻合三等	伦伦轮遵	uen	en

(三) 新派方言声调系统演变情况

新派方言声调与老派方言声调有同有异。相同点是新老派方言都有五个声调, 不同点主要在上声和去声。新派方言上声和去声都可以两读, 上声可以读作升降调452或高升调45, 去声可以读作低降调21或降升调213。其中, 上声45调读法居多, 去声21调读法居多。这种两读调不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 不受任何条件制约, 语流中和单念都可自由变读。老派方言上声和去声没有变读, 上声只能读高升调45, 去声是一个低平调11, 并且调值和新派方言有差异。

四、新派方言语音系统演变的原因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 新派方言的声母、韵母、声调都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这种改变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 最主要原因是受到了成都话和普通话的影响。

(一) 成都话的影响

将新派方言和成都话的语音系统进行比较, 不难发现成都话对新派方言的声母、韵母、声调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种影响和历史移民、社会发展以及成都话的地位都有关系。首先, 从历史来看, 西昌

历史上曾有5次大的移民活动,这几次移民活动迁入了大量的成都地区人口。据《西昌市志》记载,新中国成立后,大批南下干部到西昌工作。50年代,大批成渝干部、工人迁入西昌支援西昌建设;60年代知青下乡来到西昌支援三线建设;70年代,西凉合并,西昌成为凉山州府,大批干部职工调入西昌工作。这些迁入西昌的外来人口,主要来自成都、自贡、内江、绵阳、南充等地,他们说的要么是成都话,要么是接近成都话的四川方言,这些迁入人口部分定居西昌,成为西昌常住人口,他们的语音对新派方言语音的演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次,从社会发展来看,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之间的联系也日益密切。成都是四川的省会,西昌是川西南的重要交通枢纽,两个城市之间往来十分频繁。大量西昌人到成都工作、学习,而成都人则到西昌旅游、做生意。两地人之间频繁的交往对新派方言的语音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最后,从方言所属地位来看,成都话作为四川方言的代表,属于强势方言,而西昌方言属于弱势方言,强势方言必然会对弱势方言带来影响,正如游汝杰先生所说“方言历史演变的宏观取向是劣势方言向优势方言靠拢……二是地区方言向该地区的权威方言靠拢”^[7]新派方言的演变正遵循了这一规律,作为弱势方言的西昌新派方言逐渐向权威方言成都话靠拢。因此,新派方言的声母、韵母、声调都受到了成都话的影响,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演变。具体影响如下:

1. 声母方面

从上面新派方言声母系统的演变情况中可以看到,西昌方言的舌尖后音zh、ch、sh、r正经历着这样一个演变过程:舌尖前音和舌尖后音完全对立(老派)——部分舌尖后音与舌尖前音合流(新派)——舌尖后音消失(新派,少部分城市年轻人已经没有了舌尖后音)。这种演变趋势明显是受到了成都话的影响。成都话只有舌尖前音,没有舌尖后音^[8]。西昌的年轻人中很多都到成都学习或工作,长期与成都人相处,必然会受到成都话的影响。再加上成都话的强势作用,年轻人都以讲成都话为荣,有意识地学习成都话,使得新派方言语音逐渐向成都话靠拢,最终导致新派方言舌尖后音的演变。

2. 韵母方面

新派方言撮口呼的产生主要是受到了成都话的影响。老派方言没有撮口呼,只有开口呼、齐齿呼和合口呼,新派方言有撮口呼,四呼俱全。新派方言撮口呼的产生必然是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这种影响最有可能来自成都话。成都话有撮口呼,而且成都话又是四川方言的代表性语言,作为一种强势语言,它的语音特征必然会对新派方言产生影响。西昌人在和成都人的密切交往中,受到成都话撮口呼的影响,有意识地模仿成都话中的撮口呼,改变老派方言读音,从而逐渐地产生了撮口呼。同时,新派方言撮口呼的产生应该也受到了普通话的影响。随着普通话的大力推广,普通话成了人际交往中最重要的交际语言。人们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自愿放弃自己方言中与普通话不一致的语音,学习普通话语音,从而改变了方言语音。新派方言撮口呼的产生也是受此影响。正是在成都话和普通话两大强势语言的共同作用下,新派方言撮口呼才会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迅速产生并稳定下来。

3. 声调方面

新派方言的去声和入声也受到了成都话的影响。新派方言的去声是低降调(降升调),调值为21(213),而老派方言的去声是低平调,调值11,新老派去声的调型、调值明显不同,而成都话的去声是降升调,调值为213,与新派方言调型、调值一致。这种一致性应该不是偶然现象,最有可能就是成都话的去声影响了新派方言的去声。西昌人有意识地模仿成都话的去声,将老派方言的11改读为213。同时,由

于213调是一个降升调,语流中容易只降不升,常常被读作低降调21。因此,新派方言的去声可自由变读21或213。另外,新派方言的入声也应该是受到了成都话的影响。成都话没有入声,入声分派四声。新派方言虽然有人声,但入声韵尾已经消失,成为了一种不促的入声,并且部分入声字已改读四声,如“肉”“粥”“酷”“易”等字,这些字在新派方言中已不再读作入声,而是改读为去声、阴平、去声、去声。这应该也是受到了成都话的影响。

(二) 普通话的影响

普通话对新派方言的声母、韵母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近几十年来,随着普通话的大力推广,普通话成了年轻人口语交际中的主要语言。对于年轻人来说,读书时学习的是标准的普通话,工作时因为交际需要也常常使用普通话,他们已经很少有人会说西昌方言中那些能够真正代表西昌方言特征的土语,即使知道也不愿说,怕被其他人取笑。如西昌土语把“足卒”读作[tɕiu³¹],把“俗宿”读作[ɕiu³¹],年轻人基本上不会这样读,而是读作[tɕu³¹]和[su³¹],声母、韵母都改读成普通话读音,只有声调没有改变。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正如徐通锵(1991)所说“大体说来,白读代表本方言的土语,文读则是以本方言的音系所许可的范围吸收某一标准语(现代的或古代的)成分,从而在语音上向这一标准语靠拢”^[9]。新派方言正是循着这样一条轨迹逐渐向普通话靠拢。

1. 声母方面

从新派方言声母系统演变情况可以看到,新派方言中的舌面后浊鼻音声母[ŋ]正逐渐演变成零声母,如“艾傲偶扼爱蔼挨矮隘”等字都已变成了零声母。新派方言的这种演变必然是受到了某种语言的影响。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发现这些字在普通话中是零声母,在老派方言和成都话中都是舌面后浊鼻音声母。由此可知,新派方言中的舌面后浊鼻音声母[ŋ]演变成为零声母一定不是受到成都话的影响,而是受到了普通话的影响。年轻人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中,学会了这些字的普通话读音,就放弃了老派方音,即使是日常生活中也不再使用老派方音,这就促使新派方言中的舌面后浊鼻音声母[ŋ]逐渐向零声母演变。

2. 韵母方面

普通话对新派方言韵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合口呼韵母u、uei、uan、uen上。受到普通话的影响,新派方言将老派方言开口呼韵母o、ei、an、en中的部分字改读作合口呼u、uei、uan、uen。如“幕”“嘴”“短”“村”等字,老派方言读作[mo¹¹][tsei⁴⁵][tã⁴⁵][ts'ən³³],新派方言读作[mu²¹][tsuei⁴⁵][tuẽ⁴⁵][ts'uən³³],读音与普通话一致。这种影响不仅在新派方言中存在,在成都话中也存在。崔荣昌、宋伶俐在《普通话对成都话语音的影响》一文中也指出成都话中的“村存孙”等字,由于受到普通话的影响,白读音为[ən],文读音为[uən]^[10]。由此可见,新派方言合口呼韵母u、uei、uan、uen的读音也是受到了普通话的影响。

五、结语

综上所述,新派方言的语音系统已不同于老派方言,新派方言的声母、韵母、声调系统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演变。声母方面,新派方言增加了一个舌尖前浊擦音,共有23个声母,舌尖后音和舌面后浊鼻音声母正处于逐渐演变的过程之中。韵母方面,新派方言有36个韵母,比老派方言多了4个撮口呼韵母ü、üe、üan、ün,少了一个齐齿呼韵母iu,部分韵母读音和老派有了明显区别。声调方面,新派方言有5

个声调,上声和去声都有自由变读,入声韵尾消失,成为一种不促的入声,少数入声字混入其他四声。新派方言语音系统的演变主要是受到了成都话和普通话两大强势语言的双重影响。这种影响改变了西昌城关区方言的语音系统,使西昌城关区方言呈现出新派方言和老派方言两种不同的语音面貌。

参考文献:

- [1] 李蓝.西南官话的分区(稿)[J].方言,2009(1):72-87.
- [2] 四川大学方言调查工作组.四川方言音系[J].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0:76-119.
- [3] 四川省西昌市编纂委员会.西昌市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977-982.
- [4] 段英.四川西昌方言的现状与发展趋势[J].语文研究,1998(3):58-62.
- [5] 曹晋英.西昌方言语音[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25(11):463-465.
- [6] 陈寅.西昌老派城关话韵母的类变现象[J].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27(4):37-43.
- [7] 游汝杰.汉语方言学导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151.
- [8] 张一舟,杨骥.成都话语音的共时变异及相关思考[J].汉语学报,2010(3):39-45.
- [9]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349.
- [10] 崔荣昌,宋伶俐.普通话对成都话语音的影响[J].语文建设,1999(6):28-29.

The Phonetic System of the New Dialect in the Central Area of Xichang and the Reasons for Its Evolution

CHEN Yan

Abstract:The dialect in the central area of Xichang is representative of Xichang dialects.In recent decades,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society,the dialect in the central area of Xichang has also been evolving continuously,and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old dialect and the new dialect.The phonetic system of the new dialect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old dialect, with its initials,finals and tones having changed to varying degrees.This change is mainly influenced by the Chengdu dialect and Standard Chinese.

Keywords:Xichang;new dialect;phonetic system;reasons for evolution